

# 九年限令,我行我“塑”依旧?

“9年过去了,‘限塑令’几乎名存实亡。甚至让人感觉塑料袋的用量比以前更大了:小商铺随便给,大超市从中赚得钵满盆满,使‘限塑令’沦为‘卖塑令’……”近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将“限塑令”再次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限塑令”步入第九个年头,市场缘何依然我行我“塑”?限令遭遇尴尬,白色污染会否卷土重来?



## 一种菜品一个袋 家中塑料袋泛滥

不可降解的塑料袋,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对于这一点人们早已熟知。为减少塑料垃圾污染,2008年6月1日,被称为“限塑令”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正式实施。根据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超薄塑料袋,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

“限塑令”实施至今已整整九年,目前的落实情况如何?记者走访沪上一些农贸市场和餐饮店后发现,从外卖员和顾客手中的打包袋,到农贸市场摊位旁挂着的塑料袋,免费塑料袋依然是“标配”。这些塑料袋颜色各异,大小不一,除了水产摊位提供的塑料袋材质较厚外,其余都是“限塑令”中禁止销售的“超薄款”。

“从来没听说卖菜还要收塑料袋钱的,我们都是免费提供的,顾客买几种小菜就套几个袋子。”一位摊主直言,“限塑令”在菜市场等特定场所压根就“水土不服”。“在菜市场里,塑料袋的作用大了,就算有顾客自带购物袋,但是蔬菜、豆制品、鱼、肉总得各装一个塑料袋后再放一块吧。”正因此,买一趟菜带回家好几个塑料袋,已是司空见惯之事。

而在超市卖场,虽然塑料袋是收费的,但绝大多数顾客都会选择花两三毛钱买一个,很方便地装袋拎走。在欧尚超市都市路店,记者在一收银柜台前观察发现,10分钟内共有7位顾客结账,其中5位选择购买塑料袋,1位自备购物袋,1位因为只买了一罐饮料,直接付款离开。

“自备购物袋的通常都是中老年人,他们经常逛超市,所以有这种好习惯。但年轻人基本没这习惯。”一位收银员告诉记者,结账时他们都会主动询问“要塑料袋吗?”,绝大部分年轻人都会选择花钱购买,“这也正常,花几毛钱方便很多,一提就能走”。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收银处的购物袋有偿提供,但超市卖场内散装食品、蔬菜、水果柜台边却免费提供透明手撕连卷塑料袋,一个土豆,两斤青菜、三斤毛豆……不管一个两个,无论几斤几两,过秤的工作人员都会尽职尽责地将它们分类装进塑料袋、称重、贴价签。这意味着,你买几样商品就得装几个塑料袋。“一卷300个袋子,平日一天消耗四五卷,周末节假日得六七卷。”超市工作人员介绍道。

而这些被顾客带回家的塑料袋,最终又会如何处理呢?“有些会用来装垃圾,但很多袋子不是太薄就是太小,垃圾装不多还容易破,那就索性用不完的一起扔了。”一位市民说道。

## 限制使用却不禁止生产 塑料袋依然很受欢迎

“限塑令”实施了9年,为何市场上依然我行我“塑”?很大的原因就是,商家都是趋利的,塑料袋价格低廉,但纸袋或可降解购物袋的价格却是普通塑料袋的数倍。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市场上一个几百年都无法降解的塑料袋,出厂价却以分计算,出台“限塑令”的同时,有关部门却没有通过财政和税收杠杆,大幅度提高塑料袋的使用成本,并降低环保包装袋的价格,这显然是一个不小的制度漏洞。

这就导致在生产环节,很难限制住那些不可降解的超薄塑料袋的大批量产生。一位塑料制品厂的负责人回忆称,2008年“限塑令”刚出台时,销量下降十分明显,他们厂塑料袋的销售额就从六七千万元下降到两三千万,但近年来塑料袋的销量出现回升,有客户还拿着超薄塑料袋上门要工厂帮忙“定制生产”,而想要恢复生产“超薄塑料袋”,对于任何一家注册过的塑料制品企业“在工序上并没有难度”,有的企业就会加入到违规生产的阵营中去。

据了解,目前可降解塑料袋的单个生产成本为4-5毛钱,而一吨聚乙烯、聚丙烯原料可以生产出一百万个普通塑料袋,其单个成本只要1-2分钱,两者成本相差几十倍,推广受阻也在情理之中。

生产难受限,购买自然就会“很容易”。记者在淘宝上输入关键字“塑料袋批发”,相关显示有百余页。在一家销量居前的店铺内,记者发现在售的塑料袋价格十分便宜,15cm×24cm的小袋,100个一捆仅售1.5元,24cm×36cm的大袋子也只售4元,买9捆还送1捆,折合下来一个塑料袋只有几分钱。

## 疏堵结合 创新监管 限塑还需转变公众意识

“既有监管层面的问题,也有利益关系的掣肘,再加上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限塑令’执行中的困境如同今天环境治理的一个缩影。对政府部门而言,加强监管力量、创新监管方式,是加强源头治理的题中之义。”《人民日报》在文章中指出,“限塑令”也应该延长监管链条,不仅要限用,也要限售、限产,在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同时发力。

那么,如何精准发力呢?一要“堵”,从源头上遏制。既然“限塑令”当初由政府推行,就不能完全依靠商家自觉来实现。环保、质监、工商等部门必须在塑料袋生产的审批、监控、执法环节中出狠招、抓落实,不让违规产品流入市场。

二要“疏”,让政令更加接地气。完善塑料袋销售、使用和回收的全链条制度设计。塑料袋薄利多销,如果适当涨价,大家“扯袋”的手可能就会停一停。如果

而购买这种超薄塑料袋的一般都是做小本生意的,虽然塑料袋成本很低,但销量却大得惊人。以上述店铺为例,近30天已有4万余笔交易,以单笔最少一捆计算,保守估计已售出400多万个塑料袋。

正如《人民日报》在文章中所提到的:塑料袋几乎渗透到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再强大的监管力量,面对洪水般的生活细节也难免捉襟见肘,这导致政策的执行效率较低。其次,塑料袋生产商和零售商家有着利益最大化的诉求,也就有了逃避监管的动机;而消费者由于享受着塑料袋带来的便利,已养成短期内难以割舍的消费依赖。监管有难度,生产有利益,消费有依赖,各方行为的交叉地带,恰为塑料袋留下了生存空间,使得限塑令陷于空转、难以落实。

此外,“限塑令”还面临新的难题。在“互联网+”的大潮下,外卖、快递订单量迎来爆发性增长。相关统计显示,按照每个订单平均使用两个餐盒估算,目前国内互联网订餐平台一天使用的塑料餐盒量约达4000万个,快递行业一年需要120亿个塑料袋、247亿米的封箱胶带,但回收率不足10%。

在互联网经济高歌猛进之时,缺乏明文规定的灰色空间,给了塑料袋继续泛滥的机会,而由此产生的白色污染必须引起重视。有报告指出,目前全球只有14%的塑料包装得到回收,而最终被有效回收的只有10%。很多超薄塑料袋既没有质量安全标识,也没有可降解标识,若被随意丢弃或不经处理进行填埋,可能200年也无法降解,长期残留在土壤中,会对土质和水体造成极大危害。

通过政府补贴,在超市等地对使用环保袋的消费者给予一定奖励,也许能鼓励更多人养成随身携“袋”的好习惯。此外,作为替代品的环保袋大都又贵又笨重。如果能利用新材料技术,做到平价又便携,相信不少人会为其转身。而有些商家已经开始提供上门回收快递包装等服务,既能提高用户满意度,还能提升环保形象,一举多得。

当然,疏堵结合之余,更重要的是公众意识的转变。往昔那些布袋子、菜篮子,实际并没过时,依然能用并且好用,只是大家的观念被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裹挟着向前冲,认为限塑“很麻烦”“没必要”。然而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算算眼前的生活账,塑料袋为舒适便利加分;如果算笔长远的环保账,滥用塑料袋则为健康家园减分。与其等到不得不付出惨重代价,不如现在就脚踏实地出硬招,减用、限用塑料袋。

## 他山之石

### 看国外城市如何“限塑”

目前,无论是在美洲、欧洲还是非洲,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出台各种政策法规限制使用塑料袋。其中,比较普遍的做法是使用替代性可降解产品、收取处理费、设置回收箱以及对违反者进行罚款等。

**美国:**旧金山市议会2007年3月27日以10票赞成、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禁止超市、药店等零售商使用化工塑料袋法案,从而成为美国第一个通过此类环保法案的城市。法案规定,旧金山的超市和药店等零售商只允许向顾客提供纸袋、布袋或以玉米副产品为原料生产的可生物降解塑料袋,化工塑料袋被严格禁止。自此法案通过之日起,旧金山的所有超市必须于6个月内开始执行,药店于1年内开始执行。

**德国:**德国的大多数商店让消费者自行选择是使用塑料袋还是帆布或棉布购物袋——当然这是要花钱的。塑料袋根据大小来收费,从0.05欧元到0.5欧元不等。帆布袋或棉布袋售价不到1欧元。而不管顾客是否使用塑料袋,所有向消费者提供塑料购物袋的商店都要缴纳回收费。

**爱尔兰:**从2005年3月4日开始采取环保措施,对每一个塑料购物袋征收相当于13美分的税,所收资金全部纳入环保基金用于环境保护项目。实践表明,这种做法对遏制白色污染非常有效,塑料袋使用量骤降了90%。同时,该税收还为爱尔兰的环保项目筹集了一笔可观的资金。

**孟加拉国:**从2002年开始禁止使用塑料袋。此前,首都达卡的950万人每天要消耗1000万只塑料袋。禁令颁布后,全国315家生产塑料袋的工厂全部关门,塑料袋的用量减少了90%。在孟加拉国,法律规定进口或销售塑料袋的人可被判处最高10年刑期,发放塑料袋者则将被处以6个月的监禁。

本报记者 艾仁和